

正續隨園詩話

序

隨園詩話十六卷，補遺十卷，錢塘袁簡齋所撰，詩話中之善者也。袁氏之言曰：『詩話非選詩也，選則詩之佳者，選之而已，詩話必先有話而後有詩。』自來詩話，類皆先有詩而後作話，此云先有話而後有詩，異矣。又有詩曰：『佳句聽人口上歌，有如絕色眼前過，明知與我全無分，不覺情深喚奈何。』本此以作詩話，則無非一往情深，不主一家，兼收並蓄，唯善是師，故視古人詩話爲優也。袁氏題宋人詩話云：『我讀宋詩話，嘔吐盈中腸，附會韓與杜，瑣屑爲誇張。』此種詩話，不特宋人爲然，卽元明清人之詩話，亦何獨不然？在作者滿紙李杜韓柳，豈不自以爲學古有得，而讀者祇覺其庸妄而淺陋，反有詩話作而詩亡之歎，何也？蓋話之者未必是解人耳。殊不若記載並世人之佳句，一話一詩，信今傳後，文獻足徵，蔚爲要籍，比之空談漢魏三唐，詎不有益哉？大達圖書供應社，囑爲標點，予因得重讀一過，摘其心所尤賞者，如陶篁村重賦云：『人如曠世星難聚，詩有同聲德未孤。』何士顯感懷云：『身非無用貧偏暇，事到難圖念轉平。』陳星齋題畫云：『秋似美人無礙瘦，山如好友不嫌多。』王梅波妻張氏訓子云：『簞食應知顏子樂，縑袍誰笑仲由寒。』法時帆題隨園集云：『萬事看如水，一情生作春。』程慰良女士有句云：『事從悟後言皆物，詩到工時心更虛。』柴東升贈隨園云：『浩氣盤九疑，晴襟豁萬谷。』徐靈胎有句云：『一生那有真閒日，百歲仍多未了緣。』徐昂發上韓慕廬云：『佳士姓名常在口，好官階級不關心。』史青溪詩云：『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最易醒。』鈕牧村贈隨園云：『一語慣申寒士氣，五雲常護老人星。』何獻葵有句云：『百歲開懷能幾日，一生知己不多人。』石學仙答吳門女子感懷云：『自古傷心同此病，深愁多付有才人。』奇麗川題廬湘槎美人寶劍圖云：『筆上眉痕刀上血，用來不錯是英雄。』呂仲篤讀隨園詩話云：『大海自能含萬派，名山真不負千秋。』邵壽民讀隨園詩話云：『奇才不料人還在，妙論都如』

我欲言，賴有奚囊收拾盡，世間多少未招魂。『其他佳句，可盡摘耶？附會韓杜之詩話，固可厭，而予謂滿紙達官顯宦之詩話，尤可惡。』孔雋谷贈龍雨樵明府詩云：『有意憐寒士，無心媚長官。』隨園雖不能不媚長官，而其肯憐寒士之心，昭然若揭。古今人皆能見之，與今之名流巨儒，互相標榜，唯達官顯宦之往來，無布衣之交者，異已。孫淵如詩云：『惟有先生與開府，許教人吐氣如虹。』徐朗齋詩云：『弇山制府倉山叟，海內龍門兩扇開。』百世之下讀之，猶欣欣然歎恨不身遭之也。最可笑者，王阮亭專喜人之師事，唯隨園肯先物色之，如陶篁村、蔣心餘，不一而足，其憐才爲何如？豈王氏所肯出，亦豈世之巨儒名流所能耶？全書廿餘卷，清代藝林事跡，佳作如雲，探索不盡，予亦謂可以一言以蔽之曰：情耳。唯卷一唐李飛譏元白詩纖豔不逞，爲名教罪人；卒之千載而下，知有元白，不知有李飛。案李飛當作李戡，見樊川文集及石林避暑錄話。卷六敦字有十二音，案敦字有十九音，不止十二卷七，譚默齋譚當作檀。卷九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，唐魚元機所作，而以爲女真蕙蘭詩。卷十四，事從知悔方徵學，詩到能遲轉是才。案詩集上句作物須見少方爲貴，補遺卷一，杭堇浦詩云：『老幹十年看獨立，丹心一點早平分。』謂杭氏存心之公正可想。案杭堇浦曾負全謝山居心伎刻，未可謂公正人也。此數處偶誤，特揭而正之。卷十五數則，已見隨園隨筆，皆屬考證之學，無關詩教，似可刪除。其他版本異同處，可論尙多，未克盡摘，願讀者自行研索之。異日出以印證，廣結墨緣，斯則鄙人所厚望，亦隨園老人之心也夫。

民國廿三年五月中澣南匯朱太忙撰序。

新式
標點
隨園詩話

古英雄未遇時，都無大志，非止鄧禹、希文、馬武、望督郵也。晉文公有妻有馬，不肯去齊；光武貧時，與李通、逋租於嚴光，尤奇而目之。光武歸，謂李通曰：『嚴公寧目君耶？』窺其意，以得嚴君一盼爲榮。韓、王爲小卒時，相士言其日後封王，韓大怒以爲侮己，奮拳毆之，都是一般見解。鄂西、林相公，辛丑元日云：『攬鏡人將老，開門草未生。』詠懷云：『看來四十猶如此，便到百年已可知。』皆作郎中時詩也。玩其詞，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，及其爲七省經略，在金中丞席上云：『問心都是酬恩客，屈指誰爲濟世才？』登甲秀樓絕句云：『炊烟卓午散輕絲，十萬人家飯熟時，問訊何年招濟火，斜陽滿樹武鄉祠。』居然以武侯自命，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。張桐城相公，則自翰林至作首相，詩皆一格，最清妙者，柳陰春水曲，花外暮山多，葉底花開人不見，一雙蝴蝶已先知；臨水種花知有意，一枝化作兩枝看。扈蹕云：『誰憐七十龍鍾叟，騎馬踏冰星滿天。』和皇上風箏云：『九霄日近增華色，四野風多仗寶繩。』押繩字韻，寄託遙深。

楊誠齋曰：『從來天分低拙之人，好談格調，而不解風趣，何也？格調是空架子，有腔口易描；風趣專寫性靈，非天才不辦。』余深愛其言。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，格律不在性情外，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，率意言情之事，誰爲之格？誰爲之律？而今之談格調者，能出其範圍否？况皋、禹之歌，不同乎三百篇；國風之格，不同乎雅頌，格豈有一定哉？許渾云：『吟詩好似成仙骨，骨裏無詩莫浪吟。』詩在骨不在格也。

前明門戶之習，不止朝廷也，於詩亦然。當其盛時，高楊、張徐，各自成家，毫無門戶。一傳而爲七子，再傳而爲鍾譚，爲公安，又再傳而爲虞山，率皆攻排詆呵，自樹一幟，殊可笑也！凡人各有得力處，各有乖謬處，總要平心靜氣，

存其是而去其非。試思七子鍾譚，若無當日之盛名，則虞山選列朝詩，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，得半句片言，以傳其人矣。敵必當王，射先中馬，皆好名者之累也。

于耐圃相公構蔬香閣，種菜數畦，題一聯云：『今日正宜知此味，當年曾自咬其根。』鄧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對聯云：『此味易知，但須綠野秋來種；對他有味，只恐蒼生面色多。』兩人都用真西山語，而胸襟氣象，却迥不侔。

落第詩唐人極多，本朝程魚門云：『也應有淚流知己，只覺無顏對俗人。』陳梅岑云：『得原有命他休問，壯不如人後可知。』家香亭云：『共說文章原有價，若論僥倖豈無人。』又云：『愁看童僕淒涼色，怕讀親朋慰藉書。』王菊莊云：『親朋共悵登程日，鄉里先傳下第名。』皆可與唐人頡頏。然讀姚武功云：『須鑿燕然山上石，登科記裏是閒名。』則爽然若失矣。讀唐青臣云：『不第遠歸來，妻子色不喜；黃犬恰有情，當門臥搖尾。』則吃吃笑不休矣。其他如不辭更寫公卿卷，恰是難修骨肉書，失意雅不慚，見花如見仇，路逢白面郎，醉花簪滿頭，枉坐公車行萬里，譬如閒看華山來，鄉連南渡思菰米，淚滴東風避杏花，俱妙。

余作詩，雅不喜疊韻和韻，及用古人韻，以爲詩寫性情，惟吾所適；一韻中有千百字，憑吾所選，尙有用定後不愜意而別改者，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？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，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？莊子曰：『忘足履之適也。』余亦曰：『忘韻詩之適也。』

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：『蝶來風有致，人去月無聊。』仁叔一生只傳此二句。某擬古云：『莫作江上舟，莫作江上月，舟載人別離，月照人離別。』其人一生所傳，亦只此四句。

金聖歎好批小說，人多薄之，然其宿野廟一絕云：『衆響漸已寂，蟲於佛面飛，半窗關夜雨，四面掛僧衣。』殊清絕。

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，有詩集若干佳句云：『船衝宿鷺排檣起，燈引秋蚊入帳飛。』其他首未能稱是。嵩亭上人題活埋菴云：『誰把菴名號活埋，令人千古費疑猜。我今豈是輕生者，只爲從前死過來。』周道士鶴雛有句云：『大道得從心死後，此身誤在我生前。』兩詩於禪理俱有所得。

乾隆丙辰，余二十一歲，起居叔父於廣西撫軍金震方先生，一見有國士之目，特疏薦博學宏詞，首敘年齒，再夸文學，并云：『臣朝夕觀其爲人，性情恬淡，舉止安詳，國家應運生才，必爲大成之器。』一時司道爭來探問，公每見屬吏談公事外，必及余之某詩某句，津津道之，并及其容止動作。余在屏後聞之，竊喜探公見客，必隨而竊聽焉。呈七排一首，有句云：『萬里闕前修薦表，百官座上嘆文章。』蓋實事也。公有詩集數卷，歿後無從編輯，僅記其答幕友祝壽云：『浮生虛逐黃雲度，高士羣歌白雪來。』題八桂堂云：『盡日天香生畫戟，有時鶴舞到匡牀。』想見撫粵九年，政簡刑清光景。

己未朝考題，是賦得『因風想玉珂』，余欲刻畫想字，有句云：『聲疑來禁院，人似隔天河。』諸總裁以爲語涉不莊，將置之孫山。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：『此人肯用心思，必年少有才者，尙未解應制體裁耳。』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。倘進呈時，上有駁問，我當獨奏。羣議始息，余之得與館選，受尹公知，從此始。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，余獻詩云：『琴瑟已成焦尾斷，風高重轉落花紅。』

尹文端公總督江南，年纔三十人，呼小尹。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，康熙庚辰進士，以道員挂誤，候補河南，年七十矣。尹知爲老名士，所以獎慰之者甚厚。楊喜，自指其鬢嘆曰：『蒙公盛意，惜守知老矣。』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公應聲曰：『不然，君獨不聞『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』乎？』楊駭然出語，人曰：『不謂小尹少年科甲，竟能吐屬風流。』

尹文端公好和韻，尤好疊韻，每與人角勝，多多益善。庚辰十年，爲勾當公事，與嘉興錢香樹尙書相遇蘇州，和

詩至十餘次。一時材官僂從，爲送兩家詩。至於馬疲人倦，尙書還嘉禾，而尹公又追寄一首，挑之於吳江。尙書覆札云：『歲事匆匆，實不能再和矣。願公徧告同人，說香樹老子，戰敗於吳江道上，何如？』適枚過蘇，見此札，遂獻七律一章，第五六云：『秋容老圃無衰色，詩律吳江有敗兵。』公喜，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，押兵字有一消寒須用美人兵，莫向牀頭笑曳兵之句，蓋探枚方娶妾故也。其好諧謔如此。己卯八月，枚江北穫稻歸，飲於公所，酒畢，與諸公子夜談。公從後堂札示云：『山人在外初回家，姬必多相憶，盍早歸乎？』余題札後云：『夜深手札出深閨，勸我新歸應早回。自笑公門嬾桃李，五更結子要風催。』除夕公賜食物，枚以詩謝，末首云：『知公得韻便傳箋，倚馬才高不讓先。今日教公輸一著，新詩和到是明年。』公見之大笑。

託冢宰庸字師健，作江寧方伯時，潘明府涵極言公風雅，強余入謁，果一見如平生懽。讀其送人赴陝詩云：『潞河冰合悲風生，欲曙不曙烏飛鳴。寒山歷歷路不盡，班馬蕭蕭君獨行。公孫閣下正延士，博望關西方用兵。北去知君未卽返，月明空有相思情。』音節可愛，遂獻公二律，前四句云：『七十神仙海鶴姿，六年人悔見公遲。學窮宋理談偏妙，詩合唐音自不知。』次日公過訪隨園，坐定忽正色曰：『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，未知肯否？』余愕然問何物，公笑出袖中和韻詩，第二句仍是一六年人悔見公遲，七字耳，彼此驟然，兩人詩都遺失，余只記押心字韻。尹相國和云：『若非元老憐才意，爭動閒雲出岫心。』

以昌黎之崛強，宜鄙俳體矣，而滕王閣序曰：『得附三王之末，有榮耀焉。』以杜少陵之博大，宜薄初唐矣，而詩曰：『王楊盧駱當時體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』以黃山谷之奧峭，宜薄西崑矣，而詩云：『元之如砥柱，大年若霜鷁。』王楊立本朝，與世作郭郭。『今人未窺韓柳門戶，而先掃六朝，未得李杜皮毛，而已輕溫李，何蜉蝣之多也？』懷仁輔義天下悅，阿諛順旨要領絕，子陵語也。崇山幽都何可偶？黃鉞一下無處所，光武語也。兩人同學，故言語相同，皆七古中硬句。

古無類書，無志書，又無字彙，故三都兩京賦，言木則若干，言鳥則若干，必待搜輯羣書，廣採風土，然後成文。果能才藻富豔，便傾動一時，洛陽所以紙貴者，直是家置一本，當類書郡志讀耳，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。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，使左思生於今日，必不作此種賦，卽作之不過翻摘故紙，一二日可成，而抄誦之者亦無有也。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，以多爲貴者，誤矣。

樂府二字，是官監之名，見霍光張放兩傳。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，久矣失傳，蓋因樂府傳寫，大字爲辭，細字爲聲，聲詞合寫，易至舛誤。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關中，上之回爲克官渡，共十二曲，亦不襲漢。晉人改思悲翁爲宣受命，朱鷺爲靈之祥，共十二曲，亦不襲魏。唐太白長吉知之，故仍其本名，而自作己詩。少陵張王元白知之，故自作己詩，而創爲新樂府。元稹序杜詩，言之甚詳。鄭樵亦言今之樂府，崔豹以義說名，吳兢以事解目，與詩之失傳一也。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，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，秋胡行而武帝云「晨上散關山，此道當何難」，皆與題無涉。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爲祕本，而字摹句倣之，如畫鬼魅，鑿空無據，且必置之卷首，以撐門面，猶之自標門閥，稱乃祖乃宗，絕大官銜，而不知其與己無干也。

左氏鄭伯享趙孟於垂隲，七子賦詩，伯有賦鶉奔奔，趙孟斥之曰：「牀第之言不踰閭，非使人之所聞也。」然則其他之賦野有蔓草，有女同車，及擗兮者，其非淫奔之詩明矣。

庚字古音同岡，故字法康從庚，漢以前無讀羹者。慶字古音同羌，漢以前無讀磬者。令字古音同連，入先仙韻，轉去聲作戀，漢以前無讀靈者。

文選詩有五韻七韻者，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，成篇不拘於隻偶也。

陸放翁燒灰除菜蝗，蝗字作仄聲。徐騎省莫折紅芳樹，但知盡意看，但字作平聲。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，黃祖不憐鸚鵡客，志公偏賞麒麟兒，麒字作仄聲。王建贈李僕射詩，每日城南空挑戰，挑字作仄聲。贈田侍中綠窗紅

燈酒，燈字作仄聲。皆本白香山之以司爲四，琵琶爲別，凝脂爲侯，紅橋三百九十橋，十字讀謔也。韓愈岳陽樓詩，宇宙隘而妨，妨作訪音。東都詩，新輩只朝評，評作病音。元稹東南行百韻詩，徵俸封魚租，封音倅。浩臥詩，一生長苦節，三省詎行怪怪音乖。嶺南詩，聯遊虧片玉，洞照失明鑒，鑒音間。夜池詩，高屋無人風張幙，張音丈。苦思正旦酬白雪，閒觀風色動青旂，正旦讀作真丹。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，仁風扇道路，陰雨膏閭閻，扇平聲，膏去聲。李商隱石城詩，簾冰將飄枕，簾烘不隱鉤，自註冰去聲。陸龜蒙包山詩，海客施明珠，湘糝料淨食，自註料平聲。朱竹垞山塘紀事詩，殷勤短主簿，端笏立阼階，阼音祖。杜少陵用中與中酒王氣貞觀等字，忽平忽仄，隨其所便。大抵相如之相，燈檠之檠，親迎之迎，親家之親，寧馨之馨，蒲桃之蒲，鄼侯之鄼，馬援之援，別離之離，急難之難，上應之應，判捨之判，量移之量，處分之分，范蠡之蠡，禰衡之禰，伍員之員，皆平仄兩用。

宋人雪詩，待伴不嫌鴛瓦冷，羞明常怯玉鉤斜，已新矣。鄭所南雪詩，搥戰素手白相敵，酒潮上臉紅不鮮，更新。蕭德藻梅花詩，湘妃危立凍蛟背，海月冷掛珊瑚枝，已新矣。徐巢友梅詩，過牆新水滴眠鶴，壓屋冷雪眠定僧，更新。

三餘編言詩家使事，不可太泥。白傅長恨歌，峨嵋山下少人行，明皇幸蜀不過峨嵋。謝宣城詩，澄江淨如練，宣城去江百餘里，縣治左右無江。相如上林賦，八川分流，長安無八川。嚴冬友曰：『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，謂涇渭灊澧沔瀋漓沔者，至宋時則無矣。』

人稱才大者，如萬里黃河，與泥沙俱下。余以爲此蘊才，非大才也。大才如海水接天，波濤浴日，所見皆金銀宮闕，奇花異草，安得有泥沙汚人眼界耶？或曰：『詩有大家，有名家，大家不嫌龐雜，名家必選字酌句。』余道作者自命，當作名家，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，不可自命爲大家，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。常規蔣心餘太史云：『君切莫老手頽唐，才人膽大也。』心餘以爲然。

凡神廟扁對，難其用成語而有味。或造倉頡廟求扁，侯明經嘉繙提筆書「始制文字」四字，人人叫絕！或求戲臺對聯，姚念茲集唐句云：「此曲祇應天上有，斯人莫道世間無。」又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：「古往今來只如此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」蘇州戲館集句云：「把往事今朝重提起，破工夫明日早些來。」俱妙。或題諸葛廟用「丞相祠堂」四字，亦雅切。

余不喜黃山谷詩，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。魏泰譏山谷得機羽而失鵬鵬，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，而矜矜然自炫其奇，抑末也。王弼州曰：「以山谷詩爲瘦硬，有類驢夫脚跟，惡僧藜杖。」東坡云：「讀山谷詩，如食蟾蜍，恐發風動氣。」郭功甫云：「山谷作詩，必費如許氣力，爲是甚底？」林艾軒云：「蘇詩如丈夫見客，大踏步便出去，黃詩如女子見人，先有許多妝裹作相，此蘇黃兩公之優劣也。」余嘗比山谷詩，如果中之百合，蔬中之刀豆也，畢竟味少。

徐凝詠瀑布云：「萬古常疑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的是佳語，而東坡以爲惡詩，嫌其未超脫也。然東坡海棠詩云：「朱唇得酒暈生臉，翠袖捲紗紅映肌。」似比徐詩更惡矣。人震蘇公之名，不敢掉臂，此應劭所謂隨聲者多，審音者少也。

某孝廉有句云：「立誓乾坤不受恩。」蓋自矜風骨也。余不以爲然，寄書規之云：「人在世間，如何能不受人恩？古人如陶靖節之高，而以乞一頓食，至於冥報相貽。杜少陵以稷契自許，而感孫宰存卹，至於願結弟兄。范文正公是何等人，而以晏公一薦故，終身執門生之禮。蓋太上貴德，其次務施報，聖人之所不諱也。若商賈意太史之詩則不然，曰：「名心未了難遺世，晚景無多怕受恩。」蔣荅生太史之詩亦不然，曰：「不是微禽敢辭惠，只愁無處覓金環。」此皆不立身分，而身分彌高。」（太忙案：某孝廉即調洪稚存。）

山陰胡天游稚威，以曠代才，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，其待之之厚，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。館於

其家，八月五日，宗伯指庭前蒲萄曰：『彼實垂垂矣，若能以儕淮險韻，刻劃其狀，當令某伶進酒爲懼。』稚威刻燭二寸，成四十韻，其警句云：『一樹微藏曉，添幽得小齋。擎藤高屋起，縛架碧霄排。翻水層篩網，行天爪擲斂，枚驚千釘錯，絕古百繩偕。見擬通身膽，環雕出目蛙。巧懸漚泡住，危累彈丸佳。多覺欺隣棗，貧猶敵庾鮭。粉粘雲母膩，光逼水晶揩。軟謝金刀切，津宜貝齒潛。人窺雨餘館，涼破日斜階。寒別關門遠，肥憐壤性乖。豈知根入塞，不比橘踰淮。』一時傳誦。後乾隆辛卯冬日，嚴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，偶談及稚威，以險韻詠蒲桃事。沈因指席間橄欖，命其門人陳梅岑云：『汝能以十三覃韻賦此乎？』陳卽席成二十韻，警句云：『青子當秋熟，評芳自嶺南。嘉名忠可喻，真意諫同參。種類炎方別，林園壯月探。陰還連野屋，高欲逼層嵐。摘去梯難架，收來杖易擔。求溫憑箸裹，致遠籍筒函。買或論千百，嘗應只二三。顰眉今莫訝，苦口舊曾諳。細共檳榔嚼，香逾荳蔻含。討尋偏耐久，風格在同甘。核試花生燭，仁挑粟綴簪。幸登君子席，佳話並傳柑。』余亦在席上，命門人楊蓉裳仿之，詠錢云：『魚伯飛來後，平添利海波。鋤銅耶水曲，鑄幣歷山阿。輕影翻鯨甲，花紋皺鳳羅。五銖工剪鑿，四柱細摩挲。輪郭分烏漉，文章備隸蝌。好從牀腳繞，誰向夢中磨。蕭庫懸標榜，吳宮衛甲兵。營中贖才士，帳下買青娥。藏處同牛吼，行來倩馬馱。無緣休慕孔，有癖定歸和。積窖千緡朽，當筵一擲多。裁皮嗤大業，翦葉紀閭婆。只我偏窮薄，終年嘆輒輒。逐貧空有賦，得寶不成歌。壁立已如此，囊空將奈何。畫叉三十塊，掛壁羨東坡。』陳楊二君，年未弱冠。

方望溪刪改八家文，屈翁翁改杜詩，人以爲妄。余以爲八家少陵復生，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，必有反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。要之抉摘於字句間，雖六經頗有可議處，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。

余甲戌春往揚州，過宏濟寺，見題壁云：『隨著鐘聲入梵宮，憑誰一喝耳雙聾。桺羅不解無言旨，孤負拈花一笑中。山水爭留文字緣，脚跟猶帶九州烟。現身莫問三生事，我到人間廿四年。』末無姓名，但著若生二字。余錄其詩，歸訪年餘，熊滌齋先生告以若生姓蔣名士銓，江西才子也，且爲通其意。若生乃寄余詩云：『鴻爪春泥迹』

偶存三生文字繫精魂，神交豈但同傾蓋？知己從來勝感恩。』已而入丁丑翰林，假歸僑寓金陵，與余交好。王中春余過良鄉，見旅店題詩云：『滿地榆錢莫療貧，垂楊難繫轉蓬身。離懷未飲常如醉，客邸無花不算春。欲語性情思骨肉，偶談山水悔風塵。謀生消盡輪蹄鐵，輸與成都賣卜人。』末亦無姓名，但書篁村二字。余和其詩，有好疊花箋抄稿去，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。隔十三年，勞宗發觀察來江南云：『渠宰良鄉時，見店壁有此二詩，爲館欽差故，主人將巧去。心甚愛之，抄詩請於制府方敏愨公，方亦欣賞，諭令勿巧。』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許人。壬辰在梁瑤峯方伯署中，晤篁村，方知姓陶名元藻，會稽諸生也。以此語告陶，陶感三人之知己，而傷方勞二公之已亡，重賦云：『匹馬曾從燕薊趨，橋霜店月已模糊。人如曠世星難聚，詩有同聲德未孤。自笑長吟忘歲月，翻勞相訪徧江湖。秦淮河上敦槃會，應識今吾卽故吾。』三間老屋夕陽邸，底事高軒過此門？飛蓋翠搖新蘸墨，華鐙紅照舊題痕。不教畫墁傭奴易，便勝紗籠佛殿尊。惆悵憐才青眼客，幾番翦紙爲招魂。』

本朝王次回疑雨集，香奩絕調，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。沈歸愚尙書選國朝詩，擯而不錄，何所見之狹也！嘗作書難之云：『關雎爲國風之首，卽言男女之情，孔子刪詩亦存鄭衛，公何獨不選次回詩？』沈亦無以答也。唐李飛譏元白詩，纖豔不逞，爲名教罪人，卒之千載而下，知有元白，不知有李飛。或云：『飛此言見於杜牧集中，牧祖佑年老不致仕，香山有詩譏之，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。』

余戲刻一私印，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。某尙書過金陵，索余詩冊，余一時率意用之，尙書大加訶責。余初猶遜謝，旣而責之不休，余正色曰：『公以爲此印不倫耶？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，蘇小賤矣！誠恐百年以後，人但知有蘇小，不復知有公也。』一座囁然。

高文良公夫人，名琬，字季玉，蔡將軍毓榮之女，尙書珽之妹也。其母國色，相傳爲吳宮舊人。夫人生而明豔，嫺雅能詩。公巡撫蘇州，與總督某不合，屢爲所傾，而公卓然孤立，詠白燕第五句云：『有色何曾相假借。』沉思未

對適夫人至，代握筆曰：『不羣仍恐太分明，』蓋規之也。夫人博極羣書，兼通政治，文良公之奏疏文檄等作，每與商定。詩集不傳，記其詠九華峯寺云：『蘿壁松門一徑深，題名猶記舊鋪金。苔生塵鼎無香火，經蝕僧廚有蠹蟬。赤手屠鯨千載事，白頭歸佛一生心。征南部曲今誰是，剩有枯禪守故林。』此爲其父平吳逆後，獲咎歸空門而作也。

宋蓉塘詩話，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，多於憶民詩，此苛論也，亦腐論也。關雎一篇，文王輾轉反側，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？孔子厄於陳蔡，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耶？

詩人陳製錦字組雲，居南門外，與報恩寺塔相近。樊明徽秀才贈詩云：『南郊風物是誰真？不在山巔與水濱，仰首陸離低首誦，長干一塔一詩人。』陳嫌不佳。余曰：『渠用意極妙，惜未醒耳。若改仰首欲攀低首拜，則精神全出，僅易三字耳。』陳爲雀躍。樊博學好古，尤精篆隸之學，余所得兩漢金石文字，皆所贈也。卒後，余挽聯云：『地下又添高士伴，生前原當古人看。』

靖逆侯張勇字非熊，國初定鼎，卽仗劍出關，求見英王，王大奇之。提督甘肅，知吳三桂將反，命子雲翼問道入都，首發其奸。聖祖親解御袍賜之，功成後謚襄壯。相傳其封公夢夏侯惇而生，侯薨後，葬墳掘地，得夏侯碑碣，亦一奇也。性好吟詩，過崆峒云：『蚩尤戰後久消兵，此處猶存訪道名。萬里山河塵不起，松風常帶鳳鸞聲。』

人謀事久而不得，則意思轉淡。何士顥秀才感懷云：『身非無用貧偏暇，事到難圖念轉平。』真悟後語也。其他如貧猶買笑爲身累，老尙多情或壽徵，書因補讀隨時展，詩爲留刪盡數抄，皆不愧風人之旨。歿後，余聞信飛遣人到其家，搜取詩稿三百餘首，爲付梓行世，板藏隨園。

余宰沭陽時，淮安諸生呂文光館於沭之吳姓家。其弟子某赴童子試，呂爲代倩文字，被余偵獲，愛其能文，不加之罪，且延爲西席，以姨妻之。和余春草云：『錦力漫言承露薄，靈根自信濟人多。』又云：『託根何必蓬萊上，』

得氣均沾雨露中。』余笑曰：『此縣令詩，不能作翰林者。』已而果中辛未進士，出知滑縣。

江西魏允迪宇懋堂，豪邁不羈，官中書侍讀，以撫軍公子，而家資散盡，因之失官。詠山中積雪云：『寂寞山涯更水濱，漫天匝地白如銀。前村報道溪橋斷，可喜難來索債人。千霄篁竹翠盈眸，雪壓風欺撲地愁。莫訝此君無勁節，一經淪落也低頭。』又出門云：『憑著牽衣兒女送，只揮雙淚不回頭。』讀之令人神傷。與余同召試友也。蘇州昇山轎者最狡獪，遊冶少年多與錢，則遇彼姝之車，故意相撞，或小停頓。商賈意先生有詩云：『直得與夫爭道立，翻因小住飽看花。』虎邱山坡五十餘級，婦女坐轎下山，心怯其墜，往往倒擡而行。鮑步江竹枝云：『妾自倒行郎自看，省郎一步一回頭。』

李義山詠柳云：『堤遠意相隨，』真寫柳之魂魄。與唐人山遠始爲容，江奔地欲隨之句，皆是嘔心鏤骨而成，粗才每輕輕讀過。吳竹橋太史亦有句云：『人影水中隨。』

陸魯望過張承吉丹陽故居，言祐善題目佳境，言不可刊置別處，此爲才子之最也。余深愛此言，自古文章所以流傳至今者，皆卽情卽景，如化工肖物，著手成春，故能取不盡而用不竭。不然一切語，古人都已說盡，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輩出，能各自成家，而光景常新耶？卽如一客之招，一夕之宴，開口便有一定分寸，貼切此人此事，絲毫不容假借，方是題目佳境。若今日所詠，明日亦可詠之，此人可贈，他人亦可贈之，便是空腔虛套，陳腐不堪矣。尹文端公在制府署中，冬日招秦蔣兩太史及余飲酒，曰：『今日席上皆翰林同衙門，各賦一詩。』蔣詩先成，首句云：『卓午人停問字車。』公笑曰：『此教官請客詩也。』秦懼不肯落筆，余亦知難而退，公不許。乃呈一律云：『小集平泉夜舉觴，春風座上不知霜。偶然元老開東閣，難得羣仙共玉堂。』公大喜曰：『開口已包括全題，白傳夸劉禹錫金陵懷古詩前四句，已探驪珠，此之謂矣。』

余每作詠古詠物詩，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，及詩之成也，仍不用一典。常言人有典而不用，猶之有權勢

而不逞也。

熊掌豹胎，食之至珍貴者也，生吞活剝，不如一蔬一筍矣。牡丹芍藥，花之至富麗者也，翦綵爲之，不如野蓼山葵矣。味欲其鮮，趣欲其真，人必如此而後可與論詩。

襄勤伯鄂公容安，好吟詩，如有宿悟。竹林寺云：『初地相逢人似舊，前身安見我非僧？』掉亡云：『傷心最是懷中女，錯認長眠作暫眠。』

記曰：『學然後知不足』，可見知足者皆不學之人，無怪其夜郎自大也。鄂公題甘露寺云：『到此已窮千里目，誰知纔上一層樓？』方子雲偶成云：『目中自謂空千古，海外誰知有九州？』

昔人言白香山詩，無一句不自在，故其爲人和平樂易。王荊公詩，無一句自在，故其爲人拗強乖張。愚謂荊公古文直逼昌黎，宋人不敢望其項背。若論詩，則終身在門外。尤可笑者，改杜少陵天闕象緯逼，爲天閱象緯逼，改王摩詰山中一夜雨爲一半雨，改把君詩過日爲過目，關山同一照爲同一點，皆是點金成鐵手段。大抵宋人好矜博雅，又好穿鑿，故此種剝肉生瘡之說，不一而足。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，此指明皇白龍池召李白而言，船舟也。明道雜記以爲船衣領也，蜀人以衣領爲船，謂李白不整衣而見天子也。青蓮雖狂，不應若是之妄。東坡赤壁賦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適，適間適也。羅氏拾遺以爲當是食字，引佛書以睡爲食，則與上文文義平險不倫。東坡雖佞佛，必不自亂其例。杜詩王母晝下雲旗翻，此王母西王母也。清波雜記以王母爲鳥名，則與雲旗杳無干涉。王勃滕王閣序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此落霞雲霞也，與孤鶩不類而類，故見妍妙。吳獬事始以落霞爲飛蛾，則蟲鳥並飛，味同嚼蠟。杜牧阿房宮賦，未雲何龍，用易經雲從龍也。是齋日記以爲用左氏龍見而雲，宮中非雲祭地也。文選詩，挂席拾海月，妙在海月之不可拾也。註選者，必以海月爲蚌蟪之類，則作此詩者不過一摸蚌翁耳。少陵詩，無風雲出塞，不夜月臨關，其妙處在無風而雲，不夜而月故也。註杜者以不夜無風爲地名，則何地無雲，何地無

月何必此二處纔有風月耶？三峽星河影動搖，卽景語也。註杜者必引天官書星動爲用兵之象，未必太平時星光不動也。宋子京手抄杜詩，改握節漢臣歸爲禿節，禿字不如握字之有神也。劉禹錫漢西詩，春水縠紋生，明是春水方生之義，而晏元獻以生爲生熟之生，豈織綺縠者，定用生絲，不用熟絲耶？東坡雪詩，用銀海玉樓，不過言雪色之白，以銀玉字樣襯託之，亦詩家常事。註蘇者必以爲道家肩目之稱，則當下雪時，專飛道士家，不到別人家耶？明道雜志云：『坡詩客行萬里半天下，僧臥一菴，初白頭，黃元以爲白字，不可對天字，遂妄改爲日字。對則工矣，其如初日頭三字文理不通。』袁瓊秋日詩，芳草不復綠，王孫今又歸，此王孫公子王孫之稱也。宋人云：『王孫蟋蟀也，引詩緯云：『楚人名蟋蟀爲王孫。』又以爲猿引柳子厚憎王孫爲證。』博則博矣，意味索然。冷齋夜話云：『太白詩，昔作夫容花，今爲斷腸草，本陶宏景仙方註，斷腸草一名夫容故也，乃知詩人無一字閒話。』方密之笑曰：『太白冤哉，草不妨同名，詩人何心作藥師父耶？』凡此種種，其病皆始於鄭康成，康成註毛詩，美日清兮，目上爲明，目下爲清，則然美目盼兮，盼又是何物？註亦旣觀止，爲男女交媾之媾。註五日爲期，爲妾年未五十，必與五日之御，五日不御，故思其夫。註胡然而天，胡然而帝，便是靈威仰赤標怒。註言從之邁，言將自殺以從之，其迂謬已作俑矣。

堯之時老人擊壤，壤土也。周處風土記則曰：『壤以木爲之，長三尺四寸。』引皇甫元晏十七歲，與從姑子擊壤於路爲證。不知堯之時，安得有木壤？果有之，又何得歷夏商周而不一見於詠樂耶？要知周處風土記，亦宋人僞作。

本朝有某孝廉獻吳逆詩云：『力窮楚覆求秦救，心死韓亡受漢封。』聖祖愛其巧於用典，遣人訪之，其人逃。余以爲此倣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也，其詞云：『孔子從佛肸之召，卒爲尊周；紀信乘漢王之車，將以誑楚。』可謂善於文過者。

有妓與人贈別云：『臨歧幾點相思淚，滴向秋階發海棠。』情語也。而莊蓀服太史贈妓云：『憑君莫拭相思淚，留著明朝更送人。』說破轉覺嚼蠟。修法海弔琵琶亭云：『司馬青衫何必濕？留將淚眼哭蒼生。』一般殺風景語。

有人哭一顯者云：『堂深人不知何病？身貴醫爭試一方。』說盡貴人患病情狀。

吾鄉陳星齋先生題畫云：『秋似美人無礙瘦，山如好友不嫌多。』江陰翁徵士朗夫尙湖晚步云：『友如作畫須求淡，山似論文不喜平。』二語同一風調。

本朝開國時，陰江城最後降，有女子爲兵卒所得，給之曰：『吾渴甚，幸取飲可乎？』兵憐而許之，遂赴江死。時城中積屍滿岸，穢不可聞，女子嚙指血題詩云：『寄語路人休掩鼻，活人不及死人香。』

同徵友萬柘坡光泰，精於五七古，程魚門讀之，五體投地，近體學宋人有晦澀之病。陳古漁專工近體，宗七子，故聞魚門贊萬詩，大相抵牾。余爲作跋釋兩家之憾，且摘柘坡近體之佳者，以曉古愚。其題開元寺云：『古樹鳥巢密，疏寮客到稀。鈴空隨瓦墜，碑斷入牆圯。』方鏡云：『自笑相逢同柄鑿，封侯誰有面如田？』金鰲玉鯨橋云：『曉來濃翠東西映，也算蛾眉對仗班。』陳乃折服。

金長姑嫁慈溪姚氏，姚母能詩，出外爲女傅。康熙間，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，到府住花園中，極珠簾玉屏之麗。出拜兩姝，容態絕世，與之語，皆吳音。年十六七，學舉學詩，頗聰穎。夜伴女傅眠，方知待年之女，尙未侍寢於相公也。忽一夕二女從內出，面微紅，問之曰：『堂上夫人賜飲，』隨解衣寢，未二鼓，從帳內躍出，搶地呼天，語呶呶不可辨。顫仆片時，七竅流血而死。蓋夫人賜酒時，業已酖之矣。姚母跟踰棄資裝，卽夜逃歸。常告人云：『二女年長者尤可惜，有自嘲一聯云：』量淺酒痕先上面，興高琴曲不和絃。』

詠物已難，而和前人之韻，則更難。近惟陳其年之和王新城秋柳，奇麗川方伯之和高青邱梅花，能不襲舊語，